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攷卷之六

前進士廬陵　曾　先之　編次

松塢門人鄞陽竹窩余進宗海通攷

五代

按五代所得中原數州之地與諸僭竊無異今但以得國年代相接而已正統非有所屬也

梁

梁太祖皇帝 初名温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碭音蕩○碭山邑名屬宋州朱五經名誠蓋以五經教授而得名也少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以去聲○無賴猶言無藉也初鎮汴攻併徐州兖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

與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荊襄橫行諸鎮間刼遷唐都於洛遂簒唐更名晃更音庚○晉州屬山西即平陽郡襄州屬河南即襄陽府封其兄全昱為王嘗罵之曰朱三汝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都使何負於汝奈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昱音育○朱三温行也四鎮謂護國宣武宣義忠武也是時李克用王晉王去聲下王岐王淮王王蜀王兩之王並同李茂貞王岐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僖宗時以功賜姓名鎮鳳翔昭宗時封岐王楊行密為吳王王淮南行密卒子渥代之行密昭宗時鎮淮南遂據有其地王建王蜀

建許州舞陽人昭宗時鎮西川遂據有其地錢鏐王兩浙兩浙謂浙東浙西
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代之閩音民州名屬福建審知光州固始
人昭宗時鎮威武馬殷據湖南殷許州鄢陵人昭宗時鎮潭州劉隱據
廣隱南海人昭宗時鎮清海皆自唐末分割據諸州○蜀
王王建稱帝○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養子
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譖之存孝
懼禍而叛克用討獲因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
為之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
薛阿檀亦勇密為存孝謀恐事泄自殺為去聲下同阿
音遏自是克用兵勢寖弱唐末數為汴人所攻失

數州（數州之數去聲）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汴兵再圍晉陽以疫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抵至也疫音役癘疾也幾平聲）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于卒（悒音邑憂也）

史斷曰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為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相攻積年不觧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恥行墨敕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主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於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

得人臣之體述其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

盖以此也

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寨眈邁反木柵又壘也）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温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旦乘大霧直抵夾寨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三垂岡在潞州黎城縣塹濠池也）

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
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
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
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
與是類耳盖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
之秋也使存勗於是時執哀戚之常情忽國
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
為孝乎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
梁師然後霸基復安君子著之垂訓大矣
淮南張顥徐温弒其節度使楊渥温復攻顥殺

之將吏推楊隆演為節度使溫自領昇州刺史渥行密之子隆演渥之弟也昇州屬江東即建康○書法曰節度為下所殺多矣未有書弒者此其書弒何唐亡也上無天子節鎮專地為之屬者皆其臣矣書弒所以正君臣之分也然則溫能殺顥何以不書討溫既與弒則賊殺賊而已矣安得以討予之哉○梁以王審知為閩王○梁以劉守光為燕王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因其父而自領軍府○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彝昌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領鎮久矣○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燕王劉守光稱帝書法曰守光篡父綱目削其爵矣此其書燕王何不燕王無以知稱帝之為燕帝也雖書稱帝綱目終不以燕主書之○晉師及鎮定之兵

伐幽州梁主救之大敗走還〔鎮州屬河北即常山郡定州即中山府○書法曰殊鎮定何尊盟主也其書伐何予晉也當是時唯晉大國而舞唐正朔舉事近義故綱目於晉多予辭〕初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襲取諸郡晉王伐其兵於柏鄉大破之〔柏鄉縣名屬趙州〕至是晉帥二鎮伐燕梁主救之大敗走歸〔二鎮謂鎮州定州〕先是梁主已有疾及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遺孽謂克用已死遺下庶孽之子也〕疾愈劇且加躁急〔劇竭戟反甚也〕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文為嗣遂

爲其子友珪所弑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
乾化初以汴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
都洛陽者一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史斷曰朱温爲黃巢賊黨力屈来降王鐸推
奬過分既與同華節鎮不因立功朝廷又與
宣武等重鎮寵過而驕志欲無厭遂移唐祚
考其所爲直臣盜耳簒國之後刑虐不悛戕
害無辜不念聚麀之恥釀成友珪之禍未及
七年其子屠之如机上肉回視前日弑逼之
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可畏也夫

均王名友貞(朱温第三子)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弑逆起兵誅之而即位於汴更名瑱(更音庚瑱他電反)○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書法曰晉之伐為守光也書執守光可矣書仁恭何皆罪人也仁恭為下則攻其帥為臣則忍其君非罪乎然則曷為不書仁恭父子罪各異也故書及以誅之)○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季昌峽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為荊南節度使)○契丹稱帝改元(書法曰劉淵嘗書稱皇帝矣於是復見然生不書主書名死不書卒書死綱目終外之不得與淵比也其不得與淵比何純夷也)契丹古東胡種也其先國在横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種上聲)○(横縣名屬復州)初大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

為主三年一代（大賀氏其君名代更立也）唐開元中有部固者統衆詔許襲王（襲王謂承襲為王）至是諸部以耶律斡里必子阿保機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必去聲○耶律姓斡里名奚匈奴別種渤海北狄國名）○劉巖稱越帝於廣州（國號越後改號漢更名龔）○吳徐溫徙治昇州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知誥溫之養子也）○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溥普音）○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承業故唐宦者為晉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接應不乏皆承業力承業意奮復唐宗社聞晉王將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

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悒悒成疾而卒○書法曰監軍具官卒何承業賢也於是唐亡十六載矣曷為冠之以唐著承業心乎唐者也

○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先是吳蜀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位陵晉為唐奉唐祀○書法曰綱目於晉多予辭此其書稱皇帝如梁何惜之也綱目予晉以其不忘唐也主鑾未滅而遽自立故惜之書曰國號唐所以殊朱邪於李氏也不書則疑於漢昭烈矣

○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鄆州唐主救之梁師敗績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鄆音運○書法曰書入何所以志梁之無備禦也書遂滅何所以去唐之非袁畫也然則唐之得梁非幸而梁之失國非不幸矣先是晉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魏州屬河東府

晉王入魏拔德州澶州澶音蟬○德州屬山東即平原郡澶州屬河東即頓丘梁劉鄩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鄩攻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襲晉陽晉人擊卻之鄩音尋晉克衛磁洺相邢滄貝州掠濮鄆相去聲梁人决河以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將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胡柳陂名晉築德勝南北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使王瓚為晉所敗梁河中降瓚在簡反為去聲鎮州將弑趙王王鎔晉王討平之鎮州將謂張文禮也晉王即帝位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

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進援諸寨至楊劉力攻不克而退時號彥章為王鐵槍楊劉城名在鄆州北至是彥章敗死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大梁梁主猶疑諸兄弟秉危謀亂盡殺之尋命其下殺已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凡一十七年而亡其下謂皇甫麟

史斷曰均王誅友珪而嗣立以義討賊成功固宜然唐之稔禍非一日天將廢之誰能興之況均王膏粱之子才不逮人寵信趙張疎

棄敬李賣官鬻爵貨賂公行政事不脩威權日去唐兵一麾宗廟遽滅是非李亞子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耳夫朱三起自降賊遽擁旌旗小人負乘貪欲無厭圍迫天子害朝臣殺太后勦諸王殺二帝移唐鼎迹其罪戾盡南山之竹有不足書者自王莽以來一人而已而凶殘淫穢抑又甚焉再世而亡非不幸也宜也

唐

唐莊宗皇帝 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

立功賜姓李賜姓事見唐懿宗紀父克用有勇略一目微眇號獨眼龍為唐平黄巢立大功王于晋為去聲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蹙憂形於色存朂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沮上聲喪去聲謂沮抑喪氣也克用説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説音悦年十七嗣晋王位即舉兵破梁解潞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亞子存朂小名存朂東併幽州北郤契丹南

與梁夾河百戰郤退也既即帝位國號唐奉唐祀

入汴滅梁都大梁已而遷雒陽雒與洛同侍中郭崇

韜有謀略佐唐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

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相去聲○受成謂承受見成也

胡氏曰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晉王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

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晶戰克攻取之

才固為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

聞也於是而遽登宸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

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唐封高季興為南平王季興者唐荊南節度使高季昌之改名也○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蜀主東遊

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蜀自王建僭號至是二世十九年而亡○書法曰上書伐蜀次書東遊下書滅蜀所以著王衍沈湎驕慢為後世戒也先書滅後書降向蜀無抗者則已滅矣滅不繫其降矣○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知祥字保胤龍岡人○唐伶人郭從謙殺其主存勗伶人樂工也○書法曰從謙指揮使也不書而書伶人何所以著寵任伶優者之效也唐主自克梁後寖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唐主幼習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

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傅音付塗也）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主悅（批擊也呼去聲）○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疾莫有出氣亦有反相附托納賂展轉以干恩澤蠹政害人恣為讒慝（搢紳公卿大臣也慝惡也）唐主踈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數音朔蹂忍尤反）魏博將戍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瓦橋關名在雄州）唐遣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

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從去聲○先是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作亂討斬之故曰數卒喧競嗣源詭辭得出將名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刧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見音覲嗣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自理遏不得通始疑懼相去聲○遏止也絶也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

下都會顧先往取之庶可自全恙灾患也康義誠曰
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
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引兵入大梁
殿顛去聲軍後也○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
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如往
也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於氾水作亂唐主中流
矢而殂氾音祀中去聲稱帝僅三年改元同光伶人斂
樂器覆屍而焚之斂收也覆敷救反蓋也嗣源聞之慟哭
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又三請監國乃
許之進謂即帝位繼岌自蜀歸途聞亂至長安自

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雝去）

胡氏曰莊宗初立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為所擒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才器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遊畋幸婦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邪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所自貽

不可歸之天數也

明宗皇帝本胡人邈佶烈也爲晉王克用養子名嗣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爲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受命討鄴爲叛卒所擁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亶邈墨各反佶其吉反更音庚○蕃漢馬步總管官名言總管蕃漢馬兵步兵也○契丹阿保機死子德光立○閩王延禀弑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延禀審知之養子也延翰驕滛殘暴蔑棄兄弟故被弑○吳王楊溥稱帝○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瓘音貫○

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弟希範嗣○閩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唐以孟知祥為蜀王初知祥與東川節度使董璋連兵攻陷州郡至是知祥斬璋併東川上表謝罪故有是命○唐主亶殂初秦王從榮驕很自知時論不與常恐不得為嗣及唐主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殂從榮明宗長子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競爭也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

為生民主

胡氏曰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果生聖人唐主以丙戌即位宋祖以丁亥生焉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登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子宋王立是為閔帝 藏去聲

史斷曰明宗初無黃屋之心遭時之亂避近得國莅政之初斬孔謙而去苛法誅宦寺而

委宰相命諸道以均民田廢内藏庫以崇儉約誅贓吏以示蠹民之戒褒孫岳以化清廉之風遠女色而減後宮之貢優民力而免逋負之租絶音樂之好而黜伶官薄口體之奉而省庖厨戒田獵之爲民害而縱鷹犬惡冗官之費而罷有名無益之吏戒横歛斥私獻而抑敎守進奉有年之書兩見于策且目不知書而所行暗合古訓有如是者惜其以戲殺從璨而無父子之恩以誣殺安重誨而無君臣之義年幾七十諱言儲嗣卒致從榮稱

兵驚亂宮闈父子祖孫一日而絶身肉未寒家國俱破雖曰輔相非人亦不學之所致也

閔帝 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要寛柔少斷 斷去聲 ○蜀主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從珂舉兵鳳翔長驅至洛陽唐主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王立是為廢帝 應去聲

廢帝 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無全理

乃移檄隣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鴆殺閔帝於衛州（火去聲○清帝側謂掃清君側之惡也）○蜀主孟知祥殂子昶立（昶丑兩反）○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閩李倣弑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倣伏誅（繼鵬璘子也）○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初唐主與敬瑭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移鎮鄆州遂反求救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

死在位不三年改元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
實三姓一十四年而亡號朝音潮○鄆州為天平節度
史斷曰潞王以明宗養子僥倖奪人之國盖
至是而國姓三變焉方其入洛許軍士以人
賞百緡及其至洛府庫揭然金帛不盈三萬
顧乃掊剝聚斂括民以給之民心愁嗟思亂
者衆其始也戕民以買國其終也民散而國
亦隨之宜其不能終有其國而況奪敬瑭之
節度殺敬瑭之子弟以自促其亡哉
晋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壻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鬬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虞防也公主在洛陽辭歸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為去聲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聽賂音路表至契丹主大

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之（將騎皆去聲）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幽薊涿檀順新雲蔚屬今北平瀛莫屬河東武應朔屬山西嬀儒寰未詳所屬）契丹以晉主南下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唐主自焚死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

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弒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

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吳徐知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為讓皇書法曰書廢主書廢恒辭也此其書奉何恕知誥也稱為讓皇固不可以廢言也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以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金陵即昇州知誥本

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昪是為南唐更音庚昪音弁○吳自揚行密僭號至是四主三十六年而亡○契丹改號遼書法曰蠻夷改號不書此其書何契丹嘗書稱帝改元矣然是後有事仍書契丹綱目終外之○閩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曦昶之叔父也○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閩王曦稱帝○漢主龑殂子玢立龑音儼龑之更名也玢音彬○晉主敬瑭殂在位八年改元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

史斷曰晉祖以唐朝禁臠之親地尊勢重迫於猜疑請兵契丹賂以土地而取人之國迹

其以中國之君而屈身夷狄玩好珍異旁午
道途小不如意譙責繼之當時朝野莫不痛
心而晉祖事之殊無赧色夫以古人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且不爲況附夷狄
以伐中國又從而取之者乎綱目書晉上尊
號於契丹契丹加晉主尊號所以著中國夷
狄首足倒懸之極其惡契丹而賤敬瑭也甚
矣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
睿托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

難宜立長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難去聲
長上聲○唐主昇殂子璟立○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延政祖之弟也建州
即建寧府屬福建○漢晉王弘熙弑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弘熙
玢之弟○閩指揮使朱文進弑其主曦而自立閩人討殺文進傳首建州殷改國號曰閩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傳去聲○閩自王審知僭號至是六世三十七
年而亡○書法曰閩自審知書卒其後延翰鏻昶曦皆以弑終習俗然
也五季諸國閩爲甚焉○契丹大舉入寇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初晉祖事遼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主議告哀不復稱臣遼主大

怒(少去聲)延廣又因其回圖使巳而遣歸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爲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相待(語去聲 而汝也)○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遼每爲延廣所沮(爲去聲)於是遼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遼敗走遼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遼旋兵南下晉人擊之遼又敗走晉主既再勝意遼不足畏至是遼大舉入大梁執晉主殺維翰因延廣尋自殺晉主在位五年改元開運晉自高祖至是

再世一十二年而亡

胡氏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遼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騎去聲○打草穀言哨粮草也○遼主謂判三司劉昫曰遼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十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刑人

不聊生括至初無頒給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遼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眴可句反○判三司官名掌判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政事也晉劉知遠先一月稱帝於晉陽先去聲

史斷曰少主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顧謂國勢無虞驕奢益甚四方貢獻皆歸內府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伶優多寡無筭委任馮玉倚勢弄權當旱蝗水潦國脉如線之時方且令年遣使括民穀明年遣使括民財追夫契丹入寇

境内皇皇猶且調鷹苑內排沮人言遂使横

尸蔽野宗廟丘墟迹其人謀豈不幸哉夫以

晉之立國絶滅三綱屛棄五常報叔母爲妻

而夫婦亂矣尊夷狄爲父而父子亂矣爲中

國主臣于契丹而君臣亂矣三綱既失中國

已淪胥爲夷不待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

令百官行入閤禮而風聲氣習之來侵已非

一日矣此盖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

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離其害焉此豈容以

常理斷哉

漢

漢高祖皇帝 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瑭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遂拒命舉兵滅唐入洛陽知遠時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館遼兵於寺城中肅然（肅然言不敢犯令也）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臨終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晉雖以知遠為行營都

統知遠不行遼遼滅晉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晉陽遼去乃發太原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暠暠音杲○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兄子兀欲立殺胡林在真定府欒城縣北○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倧嗣統軍使胡進思廢之而立其弟弘俶倧音宗○漢主暠殂在位二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為隱帝

史斷曰漢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興適乘時而作故一聞稱帝而

諸郡爭殺契丹使者奉表稱款中國之正氣藉是得以少延亦可謂幸矣然其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功累仁之德偶爾得之已無憑藉而況始入洛陽遣使者殺李從益及入大梁制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死所為如此其能久乎

隱帝 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院使侍中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

廷詔命多不禀承（繕音善治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希萼希廣兄也）○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二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書法曰書官以殺殺無罪也一日而殺大臣三又將益之無道甚矣故斥書名威既書反不書弑何承祐寵信讒邪多殺大臣是亦一夫而已故特書殺以爲萬世戒此綱目之變例也）

漢主自即位以來邠總機政弘肇典宿衛章掌

財賦威主征伐邠頗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捃撫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粗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子章曰若無毛錐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握筭不知縱横何益於用（毛錐子筆也筭籌也）漢王左右嬖幸寖用事親戚干政邠等每裁抑之漢主益壯厭爲大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平左右因譖之（積不平言積累不平者非一事也）至是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威於鄴將相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拒

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爲亂兵所殺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使贇未至聞遼入寇遣威將兵禦之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二主四年而亡 贇於倫反劉崇子也

史斷曰隱帝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非己出自三叛既平日益驕縱郭允明以諂媚而得幸王章以聚斂而掌財一二年間太白晝見日月告凶大風示變方且無故屠其大臣數窮則搏自殞其身父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

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周

周太祖皇帝 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壻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雀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威微時剌其項為雀兒故目曰郭雀兒也）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遂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遂成帝業（孔目官掌六曹案牘）隱帝時威專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

汴已而出禦遼軍士擁還汴時已迎贇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贇為湘陰公成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號叔後國號周（周號叔後世次未詳盖六纂名者也）○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贇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書法曰書弒何宜立也湘陰書弒則承祐書殺之意明矣劉崇稱帝以漢冠之予崇正也）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贇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至是贇廢死乃稱帝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邪是謂北漢遣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於

遼遼策命北漢主更名旻泌七鴻反旻音民○契丹燕王述軋弑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北漢伐周遼主引兵會之至新州其子述軋弑之而自立諸部奉述律討新述軋立述律北漢主復請兵以擊晉州○書法曰夷狄書殺恒也此其書弑何進之也於是兀欲約漢伐周引兵會之諸部不欲以是遇弑則兀欲盖庶乎欲義者故進之○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爲武安留後唐遣邊鎬將兵擊之希崇降唐還馬氏之族于金陵楚自馬殷稱王至是六主凡四十五年而亡矣○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周以言爲武平節度使王逵襲破朗州執劉言殺

之逵還潭以周行逢知朗州事朗州號武平節度劉言故楚將也潭州即秦長沙郡朗州屬湖廣即武陵○周主威殂在位三年改元廣順晉王立是為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史斷曰周祖兩弑其君簒取大位得國之初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寶器立訴訟法定稅牛皮法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又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況有王峻以贊軍事范質以守法度李穀以道上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然其既已文身

而甘心從夷又偃然自處天位則是黄屋之中居一懸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庶乎觀其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周祖之自處亦是明矣

世宗皇帝 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開封封晉王周祖臨終命之聽政尋即位節鎮謂爲鎮寧節度使○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高平郡名屬山西即澤州初北漢主聞周祖殂大喜請兵於

遼遼遣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兵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羣臣皆諫主曰崇幸大喪輕朕年少新立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爭惟王溥勸行將騎少爭皆去聲北漢主軍于高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郤郤退也周主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等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解甲降趣促同亟音棘急也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

禁兵將張永德曰賊勢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袞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當去聲周主收愛能等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永德盛稱匡胤智勇擢殿前都虞候都虞候官名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周主謂侍臣曰

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簡選也尤謂最精強者

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汾遼石

沁忻及憲嵐州降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汾遼石沁忻憲嵐七州皆屬山西○書法曰世宗用兵皆書伐此其書攻何漢辭直也○北漢主旻殂子鈞立鈞性孝謹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敗之取秦階成鳳州秦階成三州屬鞏昌府鳳州屬陝西○周主自將伐唐克楚州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楚州屬淮東今淮安府先是周伐唐唐遣兵拒於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壽州屬淮南正陽地名屬霍丘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

清流關在滁州 滁州屬淮東 周師取揚泰光舒蘄州唐兵拒

周師復泰州攻揚州 蘄音祈○揚泰蘄舒州 屬淮東光州屬河南 周

主命匡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

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

日遍閱其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

兵莫敢不盡死 六合邑名屬真州 陽詐也閱撿視也 周主還大梁

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

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州唐人以城降

周主還已而復自將攻濠泗皆降進攻楚州遣

兵取揚泰至是唐主遣使降周主還 濠泗二州 皆屬淮西

〇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行逢遂并潭州有之）〇南漢主晟殂子鋹立（鋹音敞）〇周主自將伐契丹取莫瀛易置雄霸州遂趨幽州有疾乃還（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是行也往還纔六十日〇書法曰遂者何决辭也乃者何不得已之辭也非有疾則華夏之氣伸矣）〇周以我太祖為殿前都點檢（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擢是職〇書法曰我太祖何趙匡胤也何以不名綱目朱熹所脩而熹宋人也故為國諱臨文不諱此則曷為諱之夫子作春秋諸侯卒皆名之至魯先君則卒書君薨葬書葬我君某公則固諱之矣）〇周主榮殂主在位六年改元者一曰顯德主在藩韜晦及即位首破高

平之敵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應去聲又勤於政事發姦擿伏聰察如神擿音剔挑也伏隱也閒暇則召儒者讀史商榷大義榷音角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好去聲嘗言朕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子梁王立是爲恭帝書法曰世宗即位六年善政旣多良法粗立內修文事外抗武功而其君人之度又有非後世所可及者豈不謂之賢主哉故綱目書罷巡檢使臣書給漕運斗耗書制舉令錄法書禁度僧尼書立二稅起徵限皆良法也書親錄囚

徒書開壽州倉賑濟飢民書均定田租書減所奏羨田書淮南飢皆善政也書撰通禮正樂書定之大樂書設科目皆文治也書簡閱諸軍書伐蜀伐唐伐契丹皆武功也至於詔言得失襃贈劉仁贍知泉州貢命城金陵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夫豈五季諸君之所及哉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陳橋驛在汴城外。

史斷曰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

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昔聞諸先儒說五代之君更十有二周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餘無足稱焉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冥孤山窮谷之間鼯鼠鵂鶹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黠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親[illegible]殺刃鋸而不恤盜賊夷人之裔則養為已子使紹大統

而不顧中國之君巳之所嘗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簒弑而忍爲夷狄之主中國所當拒絕者則稱父稱臣而不恥首足倒懸冠屨逆置自書契以來其禍敗之慘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人生斯世何其不幸歟

宋

宋太祖皇帝 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父弘殷爲洛陽禁衛將校娶杜氏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甲馬營在洛陽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長上聲周世宗時

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數音朔世宗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木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易音亦換也至是恭帝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頗有推戴之議少去聲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復扶又反盪音蕩磨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檢醉卧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

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黙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擐音患○黙黑也黑與明拒雜欲曉時也擐貫也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黙檢曰少帝太后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則重賞不然則族誅皆應曰諾遂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犯少應皆扶聲○仁和門汴州城門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爲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奉恭帝

爲鄭王禪音善即位之初陰察羣情頗爲微行或諫無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中外讋服數音朔讋音摺畏也

呂氏中曰五季之衰天人厭亂久矣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宋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日光相盪而後知自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陳橋之變而後見矧其號令之嚴秋

毫無犯不惟救生民塗炭之苦抑且革五季兵戈之禍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潞州會北漢師伐宋宋遣將軍石守信等擊敗之宋帝自將克澤州筠死之（筠音均）○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起兵廣陵伐宋宋遣將軍石守信等擊之帝自將克廣陵重進死之（重進周祖甥也）○淮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以宿衛將高懷德等爲諸鎮節度使（謂王審琦張令鐸張光翰趙彥徽）上既誅李筠李重進召樞

客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来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制才宜授他職（數音朔○季末也 非統制才謂不能制伏其下而作亂也）上悟召石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屏音丙 退也）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

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得乎麾音揮皆頓首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歡我且與汝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白駒日影也○樂音洛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故有是命惟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生死肉骨謂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

生也內

晉蓟人遇上於滁州用於節度掌書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宋祖以一盃酒宴笑收之而有餘此正孟子所謂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以服其心者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唐主景殂子從嘉立於江寧更名煜音更○武平武安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衡州刺史張文表作亂襲據潭州保權請救于宋朗州號為武平

節度潭州號為武安節度○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高麗来貢○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李處耘等師師會周保權討張文表誅之處耘襲破江陵高繼冲降延釗遂襲破朗州獲保權以歸荆南悉平處音杵○二年丞相范質魏仁浦王溥罷溥音普質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来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但入熟狀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至是質等乞罷從之志記也○以趙普同平章

事普既相以天下為已任上倚信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上數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甚異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

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數音朔亟音克重平聲裀一作茵褥也太原北漢所都彈丸黑子言其小也姑且也普嘗薦其人為某官上不許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上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卒可之其剛毅果斷類如此斷毅聳然相久得志屢以徼時所不足於上及已者

爲言上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復言（復扶又反）○以王全斌劉光義爲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將兵擊蜀克夔興利州進次魏城蜀主孟昶出降（蜀自孟知祥僭號至是二主三十二年亡）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所未有年號以改今元及是得蜀鑑乃有乾德四年鑄字怪之召問學士竇儀曰昔僞王衍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鑑鏡也）○五年五星聚奎（奎經星直魯分徐州白羊之域）先是周顯德中竇儼楊徽之盧多遜同爲諫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

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預也至是果然推歩推筭天運也二拾遺指徽之多遜也

吕氏曰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濂閩之學未行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猗歟盛哉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光睿嗣○開寶元年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其臣侯霸榮弑之而立其母弟繼元霸榮伏誅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劉姓先是上嘗因北漢諜者

語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鈞遣諜者復命曰河中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是始用兵（諜音牒私行覘敵者也語間音去聲）○貶判大理寺雷德驤商州司戶（驤音襄）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見上言之且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之（市買也柱斧斧大斧也）○遣李繼勳

師師擊北漢○二年契丹殺其主述律而立其子賢（賢述律伯父兀欲之子述律子之）○帝自將會李繼勳圍太原不下詔班師○三年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伐南漢○四年潘美克廣州獲南漢主劉鋹以歸封鋹為恩赦侯（南漢自劉隱僭號至是五主六十三年亡）○六年鄭王郭宗訓卒（初宗訓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長者俾為房州守至是宗訓卒上發哀輟朝十日還葬如禮謚曰周恭皇帝）○交州丁璉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安南國名在交趾北）○趙普罷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檝集接二音）時

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人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私第吏因竊貨大木竊私也盜也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舍以規利易換也雷德驤之子許之上始疑普許音結攻發陰私也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二參政升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薛居正呂餘慶等其後相繼為相宣制奉宣制命也知印主管印信也三城未詳其地○七年以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帥師伐唐初上屢遣使諭江

南國王李煜入朝不至乃命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荊南造大艦爲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度音鐸。[illegible]橋也）○

○八年曹彬等圍金陵克之唐主李煜降彬之圍金陵也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

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鼾音汗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疾愈矣諸將皆許諸焚香約誓翼日城陷煜出降翼日明日也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

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鏑者可哀也橫去聲羅罹音離遭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闔門通其傍子曰奉勑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此大鴻臚寺曰閤門伐誇功也○南唐自李昇僭号至是三主三十九年亡○九年封李煜為違命侯錄用其名臣○吳越王錢俶來朝俶音叔辭歸上賜以黃袱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俶感懼袱音伏○帝如西京謁安陵遂祀南郊而還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安陵太祖父宣祖葬所○帝有疾太弟晉王入侍帝遂崩初上不豫宋后遣宦者王繼恩名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

王后見王愕然曰官家吾毋子之命托在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宋后太祖妻也德芳太祖次子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聖家以傳子孫故謂天子為官家)王入宮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遥見燭影下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戳敕角反投也)上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隆乾德開寶壽五十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洎音忌及也市不易肆言不驚擾也)嘗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

不樂耳（樂音洛 易音異）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為斷皆去聲○菽豆也不分菽麥言愚之甚也）開寶初修京城及大內營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繕音善補也）平蜀後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殿直郊禮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其直（從去聲○）

陳氏曰以蜀士卒精者直殿故曰川班殿直內也援引也言引御馬直之例陳乞增給也

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莊宗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茍犯吾法惟有劒耳撫猶拍也髀音彼股骨也

五代以來藩鎮强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橫難皆去聲

專務愛養民力罷郡貢獻禁進羨餘羨音硯

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緣簾常衣

之衣去聲簪音硯晚節好讀書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好去聲○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如平南漢南唐之類可見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武成王謂太公望也從去聲去上聲除也初入京時周將韓通死節追贈優厚王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鉞音越斧也受禪之際倉猝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懷中上薄之歲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制依樣畫葫蘆耳何勞之有薄之謂薄其不

恖也葫蘆瓜狀如瓠可食屬内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稱去聲定銓選法銓音全銓衡也嚴舉主連坐法謬舉者坐罪嚴贓吏法有寘極刑者寘置同懲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寬商征寬麴𥂝酒禁倉吏多入民租者或棄市商征商賈征稅也五代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抵當也言故入人罪者即以其罪罪之也定大辟詳覆法辟音僻死罪也定折杖法如大杖一百笞五十之類折頒新刑統竇儀等所定定差役法差釵作版籍戶帖戶鈔鈔如今之朱鈔長吏有度民田不實者或杖流之長上

聲度音鐸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蠲音捐免也舉德行孝弟親策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行去聲○拔擢也言拔擢所試書判之最善者也數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數音朔初用和峴所定雅樂峴音顯初行劉温叟所上開寶通禮二百卷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命宰執日記時政送史館撰日曆撰日曆謂記每日行事也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彬彬猶斑斑也太弟立是為太宗皇帝

臨江梁氏寅曰宋有天下蓋因五代之亂風諸將推戴以圖富貴然五代之君得之易失

之易而乃三百餘年之久者固天所命之亦由宋祖知識之明而法制之善也夫點檢作天子木書見其兆當出師之時而日光相盪受命之始而五星聚奎故曰天所命之也諸將石守信等以黃袍加帝之身豈誠爲趙氏之純臣哉其意以爲威權在已則他日亦若是也而宋祖用趙普之計釋諸將之兵權由是人無異志故曰知識之明也五代多以武人爲牧守易於生亂太祖則以儒臣爲之又置通判以分其權而尤嚴贓吏之法寬苛虐

之政故曰法制之善也由是文武效用財力富強凡僭僞之國盡削平之其致治亦云美矣然父有天下傳之子古之道也而杜太后欲兄弟相傳趙普又成其私致太祖不得正其終二子一弟皆不得其死惜哉

太宗皇帝 初名匡乂太祖長弟也（乂音義 長去聲）太祖入京城匡乂首請蹕令諸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摽掠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戢側入反 約束也）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

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普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爲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長上聲呼去聲○柴氏謂周世宗秦王太祖次弟德昭太祖長子）

按父有天下傳之於子正也非有大不可舍子而傳他人未有不生亂者也杜后但知幼主之生亂而不知舍正立不正亂亦不免矣

太祖僥從母后之命卒至禍及子弟身亦不保哀哉趙普於此不能據經切諫阿諛從也盖不學無術未知大臣之義者也

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灸音救太祖幸洛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其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

定久矣二策謂下幷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至是即位更名炅以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郡王更音庚炅音冏○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來歸詔以為武寧節度使漳泉二州並屬福建○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詔以為淮海王吳越自錢鏐據兩浙至是五世八十四年而亡○隴西郡公李煜卒贈太師追封吳王○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師伐北漢北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將救之大敗而還帝自將圍太原克之北漢主劉繼元降以為彭城郡公北漢自劉崇稱帝至是四世二十九年而亡○帝發太原遂

伐契丹取易涿州進攻幽州敗績而還殺武功郡王德昭初德昭從上征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是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遷房州尋殺之普恐符漏言乃坐符他事

流之春州卒(涪音浮○春州屬廣東今南恩州)○名華山隱士陳搏詣闕賜號希夷先生尋放還山○西夏李繼捧來朝賜姓名趙保忠以為定難節度使(難去聲)先是李光叡卒子繼筠嗣又卒繼捧嗣至是來朝獻四州地(四州夏銀綏宥)其弟繼遷叛去數寇邊上命保忠管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繼遷降賜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鮮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送保忠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檻上聲復扶又反○夏銀宥靜四州

屬甘肅綏州屬陝西○契丹主賢死子隆緒立隆緒年十二母蕭氏專其國政○遣曹彬等分道伐契丹敗績於岐溝徵彬還京師岐溝關名在涿州西南自是遼連年入寇後女真以遼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遼女真東夷國名○鄧王錢俶卒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彭城郡公劉繼元卒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交州丁璉卒大校黎桓因其宗族而專其國遣使奉貢詔以桓爲交趾郡王大校大將校也○帝崩上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太平興國四字年號薛居正沈倫趙普宋琪李

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爲相（昉音做）普凡再入再罷尋卒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之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闔音合閉也）

石氏曰論語之書固足以定天下致太平矣然觀普之所爲未必盡出於此矣所謂云云蓋謬言以欺人耳

愚按普性剛毅果斷盡忠國家固可謂社稷

之臣矣然觀其以私怨論殺馮瓚李美李檝以阿私致秦王及德芳等不得其死以贓貪受吳越金竊貨秦隴大木私易尚食蔬園若此者不幾於亂世之姦雄者乎持以太祖之明睿太宗之英斷有以成其美耳使遇漢獻之世其不為曹操所為者幾希矣

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舟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遵也）推尊（聲選記也）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

盡賜及第特與通判卒至大用(屬音仟)呂端爲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糊塗如字或音鶻突)上自即位以來以小人爲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多遜爲相七年以罪流崖州) 太子立是爲

眞宗皇帝(太宗第三子也)

陳氏控曰太宗沈謀英斷儉勤納諫閔農愼刑好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遇灾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若夫太祖之不得正其終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其喪後世不能無譏焉

真宗皇帝 初名元侃封襄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至是即位更名恒（廝音斯廝養賤役人也更音庚）○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帝自將征之至大名府而還（大名府屬河東即魏州）◐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討平之◐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爲所圍力戰死之（亟音克爲去聲○高陽關在安州）○李繼遷以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靈州（句）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

凉府潘羅支要而撃之繼遷中流矢而死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爲西平王長上聲要邀同上中去聲○西凉府屬甘肅卯凉州○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嘽之目曰楊六郎目稱也○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斷去聲○釁血祭也蓋以血塗鼓而祭也之上駐蹕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

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將撻覽中弩死大挫退却不敢動中去聲○車駕停止一日駐蹕韋城縣名屬開州挫摧折也寇準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輦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邪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猶豫猶疑不決也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皆來請

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復生心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關南故地謂瓦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等州北也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敕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語去聲準初

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王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脩齋誦經而已河北魏博節度曰天雄軍上還自澶淵待準甚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上待準寖薄尋罷相澶淵即澶州博者錢盡而悉其所有為一注以決勝負曰孤注以王旦同平

章事旦王祜之子也太祖嘗遣祜按事謂祜還與王溥官職祜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祜曰祜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揎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旦果為相（二郎旦行也以三槐為三公之象故植之）深沈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斷去聲屬音付）

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羣臣皆請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儲糧不可輿巳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衆来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也（儲積）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以刷恥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乃可上令思

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數音朔下同○刷拂除也神道設教易繫辭之辭欽若妄援為說非繫辭之本旨也於是自大中祥符以来數有天書降為偽詐書言自天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汾陰者汾水之陰也水南曰陰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宫旦不能止其事觀應皆去聲

○上在位二十五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為相沆下黨反

向音餉惟旦居位十一年當沆爲相時旦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甫始也時謂農隙之時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大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旦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少去聲○文靖沆謚也每有大禮旦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

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殮議者謂旦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樂音洛○旦削髮披緇如僧禮蓋自貶也馮道歷相五代之君蓋阿諛以取容者也

張詠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量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爭去聲○鎮撫一方曰方面

當旦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恨為去聲長去聲準罷李迪丁謂為

相準遠貶迪罷謂獵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行之上不知矣迪音狄○昏眩昏迷眩亂也尋崩年五十五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乾興大中祥符四字年號太子立是為仁宗皇帝真宗第六子也

新安胡氏曰真宗寛仁慈愛有帝王之量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昏主矣

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能

爲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爲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然皆不數月而罷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之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可不愼哉

仁宗皇帝 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自昇王爲太子年十三卽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丁謂用事竄寇準爲雷州司戶雷州屬海南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眞宗山陵擅移皇堂於

絶地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户帝王之葬因山為陵故曰山陵皇堂壙穴也絶地絶氣之地也按丁謂使入攺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故曰絶地謂初命學士宋綬草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竄綬乃用其語入怏之春秋傳云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言將有叛意所謂誅意法也不道如大逆不道誣上不法之類方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要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釘指丁謂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

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塲㬰著不盡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真宗末正色立朝朝廷賴以爲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解音介○發解鄉試禮部會試廷試殿試也○交趾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至忠大中祥符間至忠卒子幼弟爭立大校李公蘊逐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爲己子而上母李氏默默

慶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来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上始親政（革音棘危急也）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迪相而士遜爲首相無所建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爭寵之隙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范仲淹爭不得而出（爭下得之爭去聲）仲淹還朝爲待制知開封府言事愈急

數譏時政夷簡訴其越職罷知饒州（數音朔○饒州府名屬江西）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歐陽脩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趙元昊據有夏銀綏宥靈鹽會勝甘凉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夏銀宥靈鹽勝甘凉瓜沙肅興十二州並屬甘肅綏州屬陝西會州屬鞏昌）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

略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死中官黄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當弼言平自環慶来援姦臣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誣人冀免坐腰斬雍遂罷將如字○延州屬陝西即延安郡環慶二州名屬鞏昌姦臣指范雍按元昊寇延州時徳和引兵先走故誣人以自免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耶於是士遜致仕琦音奇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仲淹大范指雍邊人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之不得大逞蓋藉琦仲淹之宣力居多藉慈夜反猶賴也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撓遣泛使求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使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而國書故爲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面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綃各十萬定和議而還使論難皆去聲數音朔易音亦○泛使泛海之

使也接伴謂陪奉從使也報使謂回報契丹之使也夷簡求罷上遂欲更
天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
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名夏竦
爲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更音庚國子
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
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大姦指竦也易曰拔茅連茹言善類相引並進也距爪也雞之勇也以距距脫則
不能爲他雞之鬬害也仲淹琦適自陝西来道中得詩仲
淹拊股謂琦曰爲此怪鬼輩壞事爲去聲壞音怪○怪鬼指
石介竦因與其黨造論目衍等爲黨人目稱也歐陽

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治去聲　仲淹遷參政富弼為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

武備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説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説宰相以爲不可（長上聲復音伏府兵見唐太宗紀）○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竦黨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使去聲）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抑僥倖每内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内降謂宫中所降詔旨也）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衍封還内降邪朕在宫中每以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語去聲）會衍壻蘇舜欽監進奏院用

鬻故紙公錢祠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為因攻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鬻賣也言進奏院祠神舜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會客也）衍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楊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事吕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朝音潮）○貝州卒王則反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反覆數歲竟納款復稱臣稟命為夏國王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綵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

諒祫立復扶又反○款誠也言投納降附之誠心也○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祥代之尋同平章事未幾罷○張貴妃伯父堯佐一日除四使監察御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貶介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四使謂宣徽節度景靈羣牧也監察御史裏行諫官名燈籠錦亦名間金奇錦○廣源州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儂音農姓也○龐籍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之執中罷文彥博

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耳夢卜謂商高宗夢得傅說周西伯卜得呂尚也○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卒子日尊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罷○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矣復扶又反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

辨姦論亦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姦慝惡去聲洵音旬○餌啗魚食也既盡也情實也遂非猶言文過也○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軍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揀音簡選擇也○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軾字子瞻轍字子由老泉子也○曾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景祐以来政由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平無事更音庚○垂簾謂太后稱制也西鄙指西夏

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宗皇帝遺制者升遐之詔也○號平聲

呂氏曰仁宗在位日久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而以至誠待夷狄好學崇儒扶植斯道此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白璧微瑕其廢郭后之一事乎

英宗皇帝 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孫也仁宗立爲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間去聲復音伏言安康復常也）琦一日出空頭勑脩已簽趙槩未簽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名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置蓋交鬭兩宮之人也（空音控蘄音祈○空頭勑謂未書姓名之勑書）

也簽署名也第但也內侍宦官也兩宮太后英宗也○議崇奉濮王典禮執政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交論以為不可鎮罷翰林誨純仁大防觧言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執政謂歐陽脩韓琦也

愚按曹魏制後嗣有自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子朱子綱目特筆書之深予之也盖先王制禮尊無二上故漢宣繼孝昭光武繼孝平皆不追尊其所生父母為是故也况英宗自幼育於仁宗宫中立為皇子又非漢

宣光武之比其不可尊崇濮王明矣

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治平年

三十六皇太子立是爲神宗皇帝

史斷曰英宗以睿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

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决出人意表

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爲良主第以享年不

永不克大有所爲惜哉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

后之甥也㓜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爲英宗配生

頊自潁王爲太子尋即位后所也曹太后所也○自有濮

議以来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韓琦亦罷濮議崇奉濮王之議也○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入對學士侍講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

誨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喻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愕音岳驚遽失色之貌君實光字也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入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桑弘羊事見漢武帝紀劉晏事見唐德宗紀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散上聲樂音洛治去聲更音庚○治平英宗年號天津橋在洛陽杜鵑鳥名亦名杜宇亦名子規亦名催歸地位北屬水南屬火地氣自北而南者水克火其理順所以治也自南而北者火勝水其理逆所以亂也

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當禾苗青時以錢貸民令出利息二分故曰青苗法也國服者各以所服國貢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之類蘇轍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借貸

也筴音追策也勝音升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爭去聲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唯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對契音雪○遣使察農田水利○罷義倉○行均輸法命發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以待之○臺諫劉琦錢顗以議新法貶○諫院范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檢詳文字官名○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制物貨低昂使常得其平○富

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傾爲異同○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趙抃罷抃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擧人初用策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爲第一○右正言孫覺御史裏行程顥以議新法罷○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戩以議新法罷戩音翦○李定爲裏行句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詞頭誥命也李定爲秀州判官附安石遂以爲御史裏行敏求等以定驟自幕賓而升執政非故事故皆繳還詞頭也○謝景温爲御史知雜知主也言主御史之雜事也○直史舘蘇軾以嘗上萬言書

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爲景温所劾去

爲去聲○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吕之佐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正以綰爲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爲之免役法謂凡當役人户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人户及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差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曾公亮罷○策制科人吕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范鎮以數議新法及常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數音朔下同○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

同平章事○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曾布為中書檢正○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更音庚）○司馬光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上諭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恤憂患也）光屢請外得永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

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提舉嵩山崇福宮光初出知永興一路青苗助役得免後移知許州辭不赴屢請判西京上不許西留司御史臺至是判西京故居洛十五年〇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〇富弼先判亳州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格音各止也言弼坐沮止青苗法之罪也〇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〇罷差役行募役法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募人充役〇立太學三舍法初入學為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〇行市易法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收貨在內遇有客商物貨出

賣不行願賣入官許至務投賣如願折換官物者亦聽○行保馬法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者選給之○立方田均稅法東南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肥瘠分為五等均定稅數○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等使熙河路屬鞏昌即臨洮府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唃音角廝音斯囉音羅○陳氏曰湟水出蘭州大小榆谷東入于河古渭即隴西郡蘭鄯二州名並屬鞏昌唃廝囉吐蕃首領也安石以為奇謀始開熙河之役韶克河洮岷疊宕等州又擾青唐咽

喉之地邉堠蓋斥役兵死亡甚多宕音蕩○陳氏曰河洮即熙河路岷疊二州屬鞏昌宕州屬順元青唐即鄯州蕃土表界曰堠五里一堠也斥開廣也

○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牂牁命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猺今作省户皆歡迎其實殺戮浮屍蔽江猺音遥○陳氏曰辰州屬湖廣施州名牂牁郡名並屬州南南夷別種曰猺省户謂歸附之民減省户口也

○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為提學吕惠卿及安石子雱等為檢討雱音滂

○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

上門鄭俠盡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而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況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上門汴州城門）安石不悅求去出知江寧府安石薦韓絳代已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江寧府屬江東即金陵）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乃行手實法（手實法者令人户自具丁口田宅之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分之一付告）

獲者充賞於是民益困矣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又數之數音朔間去聲復去聲○行戶馬法○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公韓琦卒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為首相政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大事則自決之矣斷治皆去聲○集賢謂次相曾公亮東廳謂參政趙槩西廳謂參政歐陽脩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

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八年而終謚忠獻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琦本相州人而判相州故曰鄉郡兩朝仁宗英宗也言承二帝遺命而有策立天子之元勳者也○命韓縝如河東割地縝音軫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熈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甲築河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矢新措置河北三十七將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爲名覘朝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

里使應銜省去聲○西山在鞏昌襄武縣○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雱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管謂管仲商謂商鞅西鄙自治平末种諤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復音伏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

西夏構結也鬼章西蕃大酋也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南方交趾李日尊卒子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土丁爲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卨等討之官軍死者什六兵禍訖安石之去而未已卨音雪○土丁本土人丁也交人交趾人也欽廉二州名屬海南吳充王珪繼安石爲相充先在政府數言政事非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數音朔○元豐元年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黃州



團練副使黃州屬淮西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發錢謂散青苗錢也業賑血也強半太半也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律謂法律之書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教平聲鹵音魯○斥鹵鹹地也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鮮去聲○邇近也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推治璪音早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檜

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蟄直立反）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是命謂團練副使之命也）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為去聲）○吳充罷踰月而卒○元豐三年大正官名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

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爲之以三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射音夜○三省中書門下尚書也珪爲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奉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内侍李憲等分道代西夏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陷之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樂音洛○永樂新城在銀州東南二十五里○司

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公富弼卒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絶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爲國斂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爲使皆去聲處音杵○西事西夏之事也彌益也十二年曰紀○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孟尋罷爲去聲壞音怪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

官制將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旣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公著夷簡子也國是國家公論也建立也儲太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是不暇食平生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爲也夫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爲天下患夫音扶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嘆赤

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哲宗皇帝倔音屈強去聲捩戾狽失律謂沈起劉彝徼敗交人也樂音洛永樂之敗事見上文

史斷曰神宗崇尚節儉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柰何惑於王安石之偏見曲學紛紛制作變亂祖宗成憲用兵西北卒無成功由其志大而才小故也

哲宗皇帝 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太子進大漸謂病大進於危殆也先是蔡確遣邢恕邀高公繪

欲使白高太后言延安冲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已蔵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賴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説於士大夫間矣亟音克〇公繪高太后姪也太后哲宗祖母也岐嘉皆哲宗兄也亟急也至是即位甫十歳太皇太后同聽政凞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又首罷京東户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塲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

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預當去聲猶言典當也盖民貨官物者令其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也○王珪卒蔡確韓縝爲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衛士望見帝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爲執政臨去聲弔哭也○召監汝州酒稅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行而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敦頤受學敦頤字茂叔

博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嚴
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𢛆前草不
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
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
顥頤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
各以斯文爲己任（思去聲樂音洛○仲尼顏子所樂即論語所謂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之樂）
顥嘗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周禮九命一命受職今第九品即周之一命也）神宗嘗使
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爲首
（外親曰表）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至是方召用遽

卒士大夫莫不哀傷之文彦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爲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頤嘗語人欲知吾道者觀此序可矣治語皆去聲復扶又反○淑善也貿貿昏昧貌明道先生去孟子之世凡千四百年張載字

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橫渠初年泛濫孫吳佛老故曰無所不學也）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顥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

重之共音恭長上聲中去聲○共城縣名屬衛州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然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敦頤載皆發于神宗之世至是顥又發惟頤在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倡音唱導引先也

新安胡氏曰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通書傳于世而授諸其徒二程夫子道學之盛蓋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緒下有以開来學於億萬斯年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包羲氏之心教天下知来

蔵往之學而張子之正蒙司馬公之通鑑又爲理學之淵藪史文之泰山皆卓卓乎其不可及者猗歟盛哉

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往来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覿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軾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言官諫官也○以司馬光爲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邸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十二光行也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争

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拯音整救也）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也）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夷然猶言坦然也）〇章惇韓

續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

悢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

常曰新法之行終始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終

始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惠卿福建人故曰福建子也

○呂公著右僕射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程頤

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

等射音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

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

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

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人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使去聲○入謂入於誠也○）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諧謔談諧戲謔也）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

叔孫通西漢人軾戲言通當枉死於市以譏頤也頤門人朱光庭賈易為言官力攻軾易音異傳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論去聲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皆啣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頤為領袖光庭易為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散上聲間去聲○散地閑散之地也洛謂河南川謂蜀朔謂河北以衣之領袖喩黨之首以鳥之羽翼喩黨之從也○呂公著為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嘗登車蓋亭賦詩譏訕臺諫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荊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確純仁遂罷論爭並去聲○安州屬湖北今德安府是也車蓋亭在安州其詩曰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君倚碧灣蓋唐上元中高宗有疾欲以位遜武后甑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是譏臺諫之不能諫也新州屬廣東嶺五嶺也荊棘言久無遠謫過嶺也劉摯為

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軾等力陳其不可摯罷蘇頌爲右僕射頌罷純仁代之（黨人謂王安石之徒也調停謂和均停也）○元祐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諡宣仁聖烈臨崩對上謂大防純仁等曰老身殁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多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皆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呼去聲）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爲女中堯舜不私外家以擁佑嗣君之故二子壹女皆踈以至公御天下當世

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嗣君指哲宗二子指徐王魏王慶曆仁宗年號）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為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其部屬（為去聲）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自謂迹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惇為右僕射純仁罷（熙寧元豐皆神宗年號）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

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辯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共載謂同乘舟也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吕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追貶謂追論前罪而貶其官爵奪贈謂奪其死後所贈官爵也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覿韓川孫升吕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吕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王份張耒鼂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竄（勔音免份音彬卨音雪）文彥博以致仕降爲太子太保罷節鉞尋卒（節鉞節旄斧鉞也）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事見宋鑑紹聖三年）章惇蔡卞請追廢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太妃朱氏泣諫上悟惇卞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庭抵其奏於地（向氏神宗后朱氏神宗妃也）○立劉賢妃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乞追停冊禮別

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過其友田晝臨別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頗無自沮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隱默謂隱緘藏默而不言也○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元祐紹聖元符壽二十五皇弟立是爲徽宗皇帝

四明陳氏曰哲宗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政事脩舉國內大治太后既崩熙豐黨人得志横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

虛日是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國欲不亡得乎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三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叙龔夬陳瓘鄒浩爲臺諫(處上聲分去聲夬音怪)○以韓忠彥爲右僕射(忠彥琦子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太后

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竄○韓忠彥曾
布爲左右僕射○邢恕貶○蔡京蔡卞貶卞安
石婿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
其執政京爲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
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
志必爲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
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
等言與卞俱貶（瞬音舜目動也語去聲射音石）上意專欲紹述
熙豐之政而曾布徹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故
建中靖國初嘗略變章惇蔡卞所爲旣而布逢

迎上旨故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更音庚○建中靖國四字年號也旨意也言逢迎徽宗紹述熈豐之意也）○契丹主洪基死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阿骨打立女真本名朱里真肅愼之遺種渤海之別族也（阿音遏種上聲○女真肅愼渤海皆東夷國名）或曰本姓拏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地也（拏奴加反靺音末鞨音偈）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大中祥符以後絶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真者其類尤繁其酋曰巖版有孫曰揚割

太師遼雄諸部（割宋鑑作哥）或曰楊割之先新羅人
完顔氏女真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来傳
三人而至楊割阿骨打其子也爲人沉毅有大
志（妻去聲 長上聲）○韓忠彦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
元祐黨人○曾布罷蔡京爲相蔡卞執政再貶
竄元祐入立奸黨碑京自崇寧爲僕射歷大觀
政和重和爲太師嘗暫罷輒復入雖罷之日實
執國命（觀音貫 重平聲）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
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
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

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擯正夫亦小異然與京之權寵無損也過音戈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軋轢也京倡邪說以爲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脩大内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北方鼎漏蓋北方土地當失之兆也作大晟樂作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築上爲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靈素溫州人善妖幻帝寵信之言帝乃上帝之長子下降于世故策

之爲教主道君皇帝作萬歲山以朱勔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羣改名艮嶽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帘音廉酒旗也勔音免○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爲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見飛鶴蔽空竹生紫花芝草產於艮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蕖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異本違幹

曰連理異首連蔕曰雙花○内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應去聲謂供應承奉也○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更名旻國號金旻音庚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鬭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勝音升○陳氏啟曰五國名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青者謂之海東青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府寧江府在契丹東北隅遼遣將討之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

淶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淶音來女真悉虜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渡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元明年破遼上京騎去聲○居混同江之南者曰熟女真北者曰生女真○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還奏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樂音洛○童貫自崇寧間與王韶之子厚領兵復湟州任責措置邊事已而復鄯州廓州貫遂建節為宣撫湟州

廓州並屬甘肅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更音庚政和末有漢人高藥師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淶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由海道歸國呼姓慶名也是歲王黼為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

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燕京即燕州西京即大同府以札付良嗣期以金兵向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子擴持國書往證彼此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古北關名在順州北白溝在涿州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為去聲○睦州名今建德府屬江浙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古奚國也遂

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還松亭關在景州北面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入夾山雲中郡名即西京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爲主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淳死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非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鬬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間去聲○涿州號爲常勝軍盧溝河在北平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

禱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降於金（奉聖州屬北平即新州 居庸關在昌平縣西）金使来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遼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来歸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户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燕山府即燕京）

李氏曰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方亦可圖繼而馬植来歸獻以取

燕之策徽宗如之何不喜殊不知天下久安
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爲金人所笑遼亡而中
國之憂愈大哀哉
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
至自相食並起爲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
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
計勝升音○文真主旻死弟吳乞買立更名晟○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陂關昌平之西乃居
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
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

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隷平爲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處上聲○昌平縣名屬北平灤州河東○遼張瑴守平州金已遣人招瑴瑴曰契丹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遼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爲必招金兵金人諜知卽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曲累檄取瑴不得已命王安中縊之而函送其首瑴音角爭去聲○歸曲謂責宋理曲也未幾金太子斡離不已由

平州路將入燕矣（孛不音）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金人方恨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遂爲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兩河謂河東河北九世謂太祖阿保機太宗德光世宗兀欲穆宗述律景宗明記聖宗隆緒興宗宗眞道宗弘基末主延禧也）是冬金斡離不粘罕分道而南斡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爲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時王黼先一年罷而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

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
者六曰建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太子立是爲欽宗皇帝

愚按徽宗以堂堂帝王之尊加以教主道君
之號崇奉道教始終不渝宜其神物後先享
祚緜永而乃國家破亡身就俘虜者何哉誠
以崇信奸回屏棄忠直大興土木開邊生事
而致然矣尊尚異教而其效驗如此有天下
者可不鑑哉

欽宗皇帝 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咸

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彦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彦以根括民田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勔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勔彦尋皆殺之○上皇奔應天府應去聲○應天府屬河東即宋州○以李綱爲行營使定城守策○白時中罷李邦彦張邦昌爲相○春正月斡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斡離不携鄴以攻京城不克乃遣王汭與鄴偕来邦彦等皆主和惟李綱欲

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汭與俱入見（見音現）又遣李梲出使梲又與金使偕来金入需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為質（梲音拙 質音至）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筈金入謂是将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肅王為質（中将質皆去聲 筈音括 箭受弦處也 言後矢破前矢也 康王肅王並欽宗弟也 更音庚）种師道等諸道勤王兵至師道李綱俱欲戰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

有待汝議論定之時我已度河之譏未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罷李綱以謝金入大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蔵蓄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李綱亦以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道而擊之必勝郛彦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要遼同○京師

受圍時粱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至潭西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儋音耽○儋州萬安今並屬南海南雄府名屬廣東）○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㮚相（㮚上聲㮚音栗）○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斡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大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州抵京師（真定府名屬河北平定軍河陽府屬山西懷州屬河東）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乃止

各道兵毋得動毋者禁止之辭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失守上聞金人登城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之言以至于此時師道前一月卒矣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定之士卒號哭而散號平聲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臠而食之臠音典醉分其肉也何㮚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歛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守之計門下侍郎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為然遂墮其計中歛收也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

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元二

帥謂斡離不粘罕也明年春復請上出郊不復返矣續逼出上皇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冊前大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常力戰餘皆主和大抵往来議事以至賛舉異姓者吳幵莫儔也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者王時雍徐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幵音堅又音牵方上

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呼去聲斷音短梟音嬌懸其首以示衆也吳革結衆欲刼還二帝爲范瓊所誘殺爲去聲何㮚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金人遂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過界河死㮚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靖

康皇弟康王立于南京是爲高宗皇帝爭論皆去聲○

界河出霸州東入于海

四明陳氏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以粘沒喝在大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拘粘沒喝之使忽李綱种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兵蓋靖康之禍以小人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召禍其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責國降

屬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人也宣和之開釁即煕寧紹聖之遺蘖也履霜堅冰其所來者漸矣哀哉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攷卷之六





